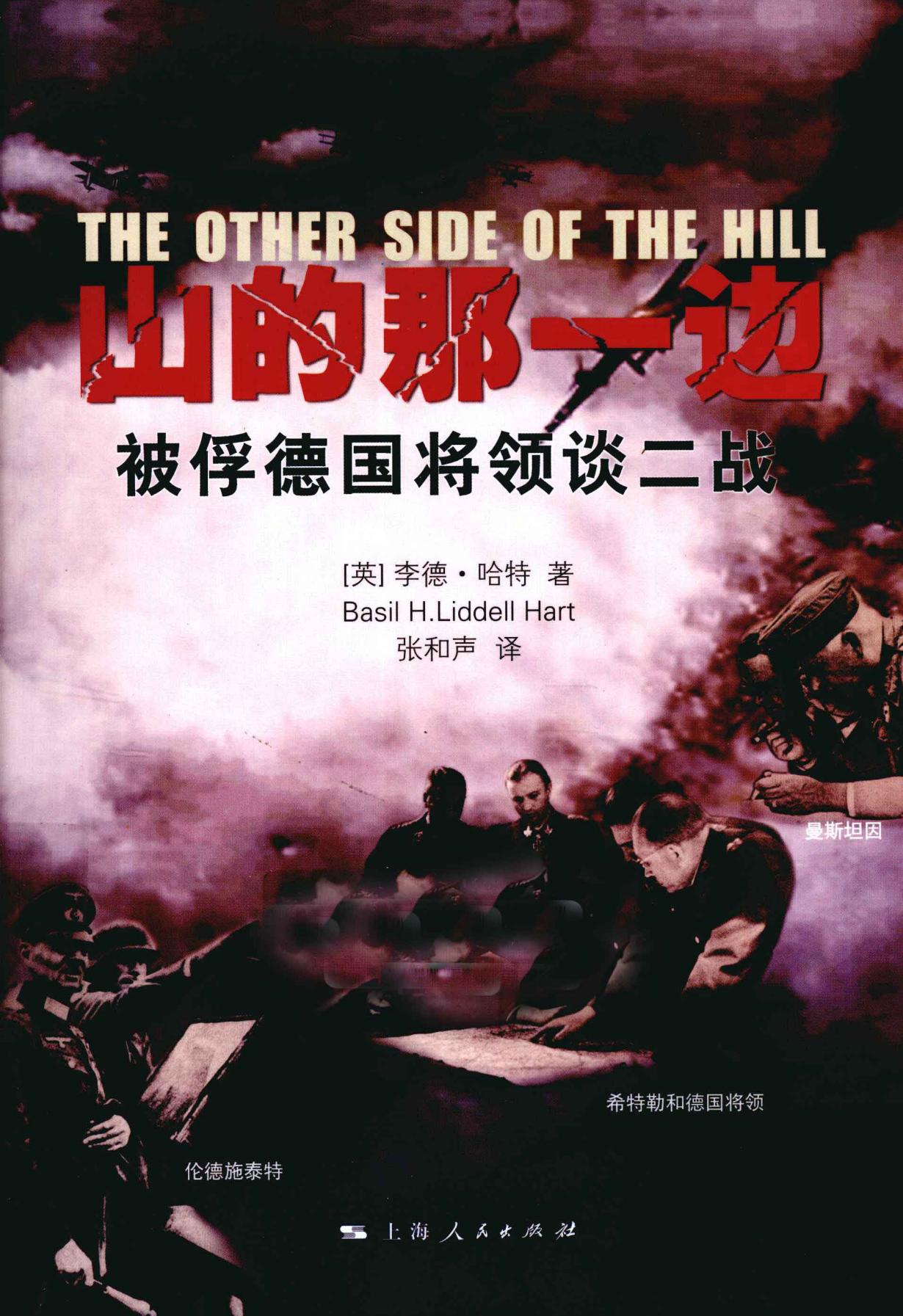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山的那一边

## 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英] 李德·哈特 著  
Basil H.Liddell Hart  
张和声 译



曼斯坦因

希特勒和德国将领

伦德施泰特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 山的那一边

## 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英] 李德·哈特 著

Basil H. Liddell Hart

张和声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 (英) 哈特  
(Hart, B. H. L.) 著；张和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1

书名原文：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ISBN 978 - 7 - 208 - 10085 - 5

I. ①山… II. ①哈… ②张…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  
战战役—军事战略 IV.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3402 号

责任编辑 曹培雷 张晓玲

封面装帧 甘晓培

---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by B. H. Liddell Hart

Copyright © The Executors of Lady Liddell Hart, deceased, 1948

All rights reserved.

---

## 山的那一边

——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英] 李德·哈特 著

张和声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0.25 插页 4 字数 336,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 - 7 - 208 - 10085 - 5/E · 40

定价 45.00 元



## 初 版 序 言

克罗克(Croker)的《通信与日记》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和威灵顿(Wellington)公爵在旅途中为了曾经以猜测每座山的那一边的地形来消磨时光。威灵顿屡猜屡中，克罗克大感惊讶，公爵答道：“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猜测山那边的情况，我付出了一生的精力。”

威灵顿公爵“山的那一边”这句话后来被引申到军事上，指推理敌方和对手的心理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军人在推理时应当具备的想象力，也成了情报功能的代名词。

在 1944 年到 1945 年战争结束之际，我有幸得以到“山的那一边”去探险，为 P. I. D. 做的某些工作使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可以和德军将领接触。多次的交谈使我能够及时收集战事的证据，否则这些证据将随着记忆的衰退而湮没，或因事后的顾虑而变色。

研究德军将领，倾听他们的陈述，有助于加深对二战的理解。这些将领并不都如人们通常所描述那样是典型的普鲁士铁杆军人。伦德施泰特(Rundstedt)庶几近之，然而他谦恭有礼，举止得体，且不无幽默感，这颠覆了世俗的印象。伦德施泰特身陷囹圄从不怨天尤人，对种种严酷的待遇泰然处之，不失军人的尊严，使大多数与他接触过的英国军人肃然起敬。而虐待战俘未必能让胜利者脸上增光。那些年轻的德国将领凭借纳粹的宠信才身居高位，他们盛气凌人，狂暴粗野，与伦德施泰特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绝大多数德国军人与上述两类不同，他们并不那么颐指气使咄咄逼人。这些人本当出现在银行经理或工程师的会议桌前。

他们本质上不过是一介技师，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对外界所知甚少。所以不难看出希特勒是如何蒙蔽他们、操控他们，将他们作为便利的工具以售其奸。

了解一些战前的军事背景有助于我们厘清他们的证言。这不仅可以省时间，也能使人们避免那些在战争行将结束时曾广泛流行的误解。那种观点认为，如同 1918 年之前，德军总参谋部对侵略战争的进程起着决定作用。纽伦



堡审判也多少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德国有军事背景的地下运动长期来一直谋划要推翻希特勒，但由于上述死板的偏见致使英美政府未能向他们发起及时有效的动员。对于在两次大战中间德军的运作格局，凡是能客观地加以追踪，都不难看出有关总参谋部作用举足轻重的观念是何等陈旧。但传言是如此固执，幻觉又是如此冥顽难消。其不幸的后果便是延迟了希特勒的倒台，本来战争可能提前几个月甚至早几年就结束。欧洲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由此产生的恶果。

在我最初研究二战战事时，不少人富有历史感的人士提供了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谢。尤其要感谢金斯顿（F. S Kingston）上尉，他精通德语善解人意，为我与德军将领的交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我还得感谢在“山的那一边”的人士，感谢他们为此项研究所作的贡献，感谢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讨论历史事件时所持有的客观态度。下述人士在本书尚未定稿时曾提供颇有价值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他们是：少将珀西·霍巴特爵士（Sir Percy Hobart）、切斯特·威尔莫特（Chester Wilmot）、阿特金森（G. R Atkinson）和德斯蒙德·弗劳尔（Desmond Flower）。

蒂尔福特寓所 (TILFORD House)

蒂尔福特 (Tilford)

1948 年 1 月



## 本 版 序 言

本书的初版是根据五年前我与被俘不久的德军将领交谈时所收集的资料写成的。自那时起,我又收集了大量新的资料,其中很大部分取自于我在1945年尚无缘相交的德军将领的口述,与此同时,我也查阅了有关档案文件对这些资料进行核实。

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有关历史证词直接出自德军将领的口述,并扩充和修订了其中大部分章节,还新加了三章。第一部分是笔者对战事和人物的概述,没作多少修订,只是加了有关古德里安(Guderian)的一章。德军在1940年取得惊人的胜利,当时古德里安只不过是个次级军官,可他对胜利所起的作用却决非那么“次”。

尽管已对拙著进行了充实修正,但笔者仍不敢言自己是在“撰写历史”。撰写二战史的时机尚未成熟,只有在资料更为齐全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拙著旨在以清晰可读的形式为公众提供有关二战史重要部分的一些不可或缺的史料。要撰写一部大战史,收集对立面的材料至关重要,如果只是从“山的这一边”来考察这场战争,不仅眼光会受到局限,历史真相也难免会受到歪曲。

早年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时,我在这方面就有深刻的教训。仅就战事而言,若对敌方的意图、决定、资源和策略漠然无知,那么你对任何战役或战斗的描述必然失真。所以二战一结束,我马上抓紧时机,借用亲自讯问德军将领的便利,到“山的那一边”去调查,因为此时他们对战事的记忆尚比较清晰,对战争的印象也还没受到战后各种见闻和思潮的影响。

许多盟军的将领已经出版了他们的战争回忆录,德军将领最终无疑也会这么做。但是由于德军将领在战后长期身陷囹圄,自由受到种种限制,他们的回忆录出版肯定会有所延迟,有些至今尚未问世。就史料的出版而言,这无疑是一大缺憾。从另一方面看,自传的作者往往将自身利益和一己声名看得比历史的真实性更重。任何国家的政治家和将领在以自己选择的时机和方式编纂回忆录时,往往对自己的行为刻意维护,对历史的曲解莫此为甚。所以最好



能及时对当事人进行质证，并将他们的陈述与有关资料反复核实，这样才能更好地还原真实的历史。

我就各种不同的问题向那些德军将领进行质询，尽可能客观地将他们的回答汇集起来，删繁就简，取其精华编纂成书。如果要把那些原始材料全部编纂成书，不仅卷帙浩瀚，也让读者感到头绪纷繁，因为在探索真相的时候，要击穿“防线”，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改变切入的方式。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审问者都知道，在审问时时断时续，声东击西，最易审出原本深藏不露的事实真相。平心而论，我得坦承在遇到那些棘手的问题时，这个办法屡试不爽，由此而揭示的一些史实也使我修正了不少先入之见，尤其是在这些证言为缴获的文件档案所证实的时候。

德军将领提供证言的准确性和诚信度因人而异，这种现象世所多见。但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在谈及军事问题（军事方针是本书探究的主题）时，德军将领要比大多数世人更为客观。尽管他们的结论往往如啤酒上的泡沫那样浅薄，他们许多人对事实的精准却非常执著。1944年参与密谋推翻希特勒的一些德军将领，就是因为执著于精准和详细记录的习惯而暴露，并被送上绞架。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执著堪称价值万分。

与此同时，我尽可能将与之质询的每一个德军将领的所言所述与其他方面的资料进行核实。在拙著中有关他们的陈述，大部分内容都经过反复核实。例外之处，尤其是存在分歧的证词，书中均加以注明。

德军将领自然有意为他们参与希特勒侵略行径找出种种借口，当然也并非全无理由。在这一点上，我要比纽伦堡审判时的公诉人更了解战前的情况。我着手战后的调研时，也非常清楚他们那些先入之见的错谬所在。

作为一个军事记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一直十分关注欧洲事态的演变，并尽量追踪着德国方面的种种态势。对我来说，与他们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我的军事著作在德国也颇有读者，有些德军要员曾亲自把我的著作译成德语。

大多数读过我在战前所写著述的读者都知道，我曾就纳粹的威胁发出过警示，并坚决反对“绥靖”政策。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我就曾指出种种不祥之兆。那时我也十分清楚，与德皇时代相比，德军总参谋部对希特勒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总参谋部的作用与其说是怂恿，不如说是更倾向于抑制。

这一事实也为缴获的文件档案所证实，戈培尔(Goebbels)日记也使这一



点更为明了，他在日记中大肆诋毁德军将领，指责他们一向与希特勒和纳粹的信念作对。

一方面，盟军要求无条件投降。另一方面，希特勒对军队却仍具有相当的迷惑力，加上暴君的警察和特务系统的严控。而作为爱国者，德军将领又急于保全自己的国家，这使他们处于两难的困境。对此，现在应该可以有更深的理解。我在书中对他们的“盲目”有所批评，但是我也不得不怀疑，在同样的情况下，要推翻这样一个政权，其他国家的将领能否做得更好呢？

尽管德军将领屈从于希特勒，但他们在部队尽力保持军人的尊严，与纳粹的观念时常发生冲突，能做到这一点堪称难能可贵。许多盟军的战俘也曾为此作证。二战开始后，我曾走访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经常有些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向我坦言，那些德国占领军军官的举止不但与党卫队有别，也比前来解放自己的盟国将领表现更好。如此口碑当归功于某些德军将领的举止，尤其是伦德施泰特。

德军将领理当受到指责的是，他们往往对纳粹的胡作非为置若罔闻，对那些他们自己不愿干的坏事，缺乏勇气挺身而出加以抗议，虽然也有一些例外。然而，若不是军事指挥官对希特勒的狂暴的意图巧妙地不予执行，或至少七折八扣，希特勒那些野蛮的命令将导致更严重的暴行，被占领国家将蒙受更深重的苦难。

反抗恶行的道德勇气并非是任何军队都具有的共性。我曾遇到许多盟军的将领，他们私下对盟军非人道的轰炸不无遗憾，指出那种策略旨在恐吓平民。但是我从未见有人胆敢就此公开或正式表示抗议。他们通常也对盟军的“野蛮行为”视而不见。他们若提出抗议，其代价至多不过是仕途受挫，而不会像德军将领那样有性命之虞。

伍尔沃顿公园

白金汉郡

1950年6月



## 目 录

初版序言 .....	1
本版序言 .....	1
<b>第一部分 希特勒的将领 .....</b>	<b>1</b>
第一章 自寻死路的分裂 .....	3
第二章 泽克特打造军队 .....	8
第三章 布隆贝格和弗里奇时期 .....	14
第四章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时期 .....	22
第五章 古德里安将军——初期胜利的缔造者 .....	31
第六章 “阳光下的战士”——隆美尔 .....	40
第七章 阴影下的军人 .....	47
第八章 “老卫兵”——伦德施泰特 .....	58
<b>第二部分 走向战争 .....</b>	<b>63</b>
第九章 希特勒的崛起 .....	65
第十章 装甲部队的崛起 .....	70
<b>第三部分 德国将领眼中的战争 .....</b>	<b>83</b>
第十一章 希特勒如何打败法国和拯救英国 .....	85
第十二章 兵临敦刻尔克时下令“暂停进军” .....	116
第十三章 法国战事的终结和德军首次受挫 .....	126
第十四章 哑火于地中海 .....	145
第十五章 希特勒入侵苏联 .....	156
第十六章 何以兵败莫斯科 .....	166



## 目 录

第十七章 兵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 .....	182
第十八章 兵败斯大林格勒之后 .....	200
第十九章 红军 .....	208
第二十章 盟军进攻意大利 .....	215
第二十一章 诺曼底失陷 .....	240
第二十二章 西线指挥部眼中的刺杀希特勒密谋 .....	269
第二十三章 希特勒孤注一掷——第二次阿登战役 .....	278
第二十四章 希特勒——一位年轻将领的看法 .....	292
 结论 .....	295
 德军高级将领列表 .....	297
 译名对照表 .....	301
 战争是政治的破产(译后记) .....	311

# 第一部分 希特勒的将领





## 第一章 自寻死路的分裂

战时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和在战后往往迥然不同，战后通常可以看得更清楚。领导人物的形象变化之大尤其如此。领袖的公众形象在战时常常失真，而且随着胜负的潮起潮落而沉浮。

战前，尤其是一度征服西方之时，希特勒形同巨人，他身兼拿破仑的战略、马基雅维里的狡诈和穆罕默德的激情。德军第一次在俄国受挫，希特勒的形象就开始减色。至二战行将结束时，希特勒被视为不懂军事的鲁莽汉，他那些疯狂的命令和愚笨无知大大成全了同盟国的胜利。德军的一切灾难均归咎于希特勒，德军的一切成就则归功于德军总参谋部。

对希特勒的这种描述显然是不真实的，尽管其中也不乏某些真实之处。希特勒决非一个愚蠢的战略家，恰恰相反，他聪明过人，当然他也逃不脱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命运。

他擅长出其不意，在战略心理方面堪称大师，并将战略心理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早在战前，他就曾告诉同伙如何在挪威发动大胆的突袭，一举占领挪威，如何将法军诱离马其诺防线。他比任何将领更清楚，怎样才能兵不血刃，先期挫败抵抗力量，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他洞悉对手的心理，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战略艺术运用之妙堪称史无前例。

希特勒常常与他的军事专家意见相左，而事实又往往证明他是对的。专家的失策反衬出他的高明，使其威望与日俱增。这样的结果致使军事专家在后来说话没有分量，哪怕他们对战况的看法更为正确。在俄国的战役中，希特勒的缺点压倒了他的天赋，一错再错导致了彻底失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要忘了，身为战略指挥家的拿破仑也曾为自己的胜利而陶醉，在同样的地点，犯下了同样的致命错误。

希特勒的致命伤在于他拒绝“止损”，在胜利的机会日趋渺茫之时，仍然执迷于进攻。但这显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将领福煦(Foch)、黑格



(Haig)和德国最高司令部的决策者兴登堡(Hindenburg)及鲁登道夫(Ludendorff)最大的失策。这些人都是职业军人。德军在法国的溃败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希特勒犹豫不决,迟迟不肯批准从法国及时撤退。这种态度也与当年的福煦如出一辙。关键的区别在于当年身处战场的法军将领(并非比较高明)对福煦并不俯首听命,而在1944年和1945年,德军将领却不敢违抗希特勒的命令。

正是通过探究这种对希特勒的恐惧和德军最高司令部的内部矛盾,我们才能对德军战略计划受挫的原因做出真实的解释。希特勒的战略直觉和德军总参谋部的战略运筹结合在一起,本当产生压倒一切的力量,但是双方冲突所产生的致命矛盾却成了他们对手的大救星。

总参谋部体制下所产生的老派将领在战争中自始至终是德国战略思想的执行者。但是在捷报频传的日子里,他们的作用并没有被充分认识,等到战争的格局发生逆转,他们才进入公众的视线,并被同盟国的人民视为真正可怕的大敌。在二战的最后一年,德军总参谋部的代表人物伦德施泰特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无论在战事方面,还是在推翻纳粹的政变问题上,人们常问的不是希特勒将如何干,而是伦德施泰特会有何作为。

人们曾把德军将领视为千人一脑、铁板一块,具有惊人的政治能量。这种印象说明了为什么同盟国方面一直指望德国将领会推翻希特勒,但这种指望最终落空。它也说明了公众为什么坚信德军将领和希特勒一样可怕,应对德国的侵略行为负责。这种看法若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情有可原,如今早就过时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军将领所起的作用甚微,其作用最多就像一个失灵的刹车。

战争开始时,德军将领的效能对希特勒的成功贡献颇大,但他们的作用被希特勒的成功所掩盖。当希特勒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时,在外部世界的眼中,这些将领的作用开始凸显,但实际上他们在自己国家里却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这种情况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这些将领代表着保守的秩序,这种传统对新一代毫无感召力。新一代德国人是在革命精神和对国家社会主义狂热的信念中长大的。将领们的任何行动,若是要反对现政权,尤其是反对擅长蛊惑民众的元首,都难以得到部下的效忠。军事将领一向对公众事务颇为疏离,希特勒又狡猾地使他们对国政民情懵然无知,致使其行动受到牵制。另一个因素是,他们严守军纪,对自己在国家元首前作的效忠誓言难以释怀。一个自视甚高的军人却违背誓言岂非荒唐可笑,这是一种绝对真实的情感,也是致使



其缩手缩脚不敢犯上的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大难临头,却置同胞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而不顾,这通常是因为一己私利从中作祟。从希特勒崛起到德国失败的 12 年里,德军将领始终力图排斥来自外界的干扰,为保持其在军事领域的专业话语权而作出不懈的努力。然而,是追逐个人的野心还是割舍一己私利,这对矛盾构成了他们致命的弱点。

斗争的第一阶段以军方的绝对优势而告终,但这种优势是通过希姆莱(Himmler)才间接地确立的。希姆莱利用希特勒的恐惧,促使希特勒一举剪除了罗姆(Roehm)上尉和其他褐衫队(Brownshirt, 冲锋队又称褐衫队, 德国纳粹党的武装恐怖组织——编者注)的骨干。虽然并不能肯定后者是否真的要推翻希特勒,但他们欲篡夺军权是确凿无疑的。这股势力被消灭以后,希特勒变得更加倚仗将领的支持,后者也得以在军界重树自己的最高威望。

第二阶段在 1938 年达到高潮,那时,军事将领中了希姆莱的另一个圈套。1933 年,希特勒任命维尔纳·冯·布隆贝格(一译勃洛姆堡, Blomberg, Werner von)将军为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对希特勒俯首帖耳,这使他的部下为之惶惶不安。布隆贝格将军还娶了自己办公室的速记员,这使他的部下更为反感。希特勒却对这场“平民化”的婚姻表示祝福,并亲临婚礼捧场。不久,希姆莱便抛出一纸警方密件,声称新娘原来是个妓女。不知是真还是假,希特勒大光其火,立刻将布隆贝格撤职。希姆莱又抛出一份警方文件,诬陷全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Fritsch, Frh. Werner von)将军是同性恋。弗里奇又被希特勒解除一切职务,此事后来在法庭上得到澄清,弗里奇却再也没能官复原职。(本书第三章对这次危机有详细的描述。)

希特勒利用道德危机打击军方将领,抓住机会控制整个军队。在让希姆莱加强其影响力的同时,为自己掌控最高战略指挥权打开方便之门。德军将领曾就弗里奇受诬陷之事集体抗议,但凯特尔(Keitel)的幕后操控削弱了将军们的统一战线。凯特尔将军接替了布隆贝格的职位,但他的地位更低,不过是希特勒的附庸而已。勃劳希契(Brauchitsch, Walther von)将军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他既不亲纳粹,也不反纳粹,在军界颇孚人望。希特勒这一着颇为精明,既可对军方有所安抚,又确保总司令不像弗里奇那么难以驾驭。

勃劳希契将军却不像希特勒预想的那么听话,为了维护军方的权力,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他发出警告,声称德军尚未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告诫希特勒不要贸然挑起战争,试图以此来阻挠纳粹的侵略外交政策。总参谋长贝克(Beck)将军的支持使勃劳希契的反战立场更为坚定。贝克将军公开



谴责希特勒的好战政策，被希特勒怒而撤职。即使在希特勒即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痛下杀手时，勃劳希契将军和贝克将军的继任者哈尔德（Halder, Franz）还试图加以反对，但是英法政府屈从于希特勒的战争威胁却如釜底抽薪，致使将军们的努力无功而返。

德国兵不血刃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使希特勒威望大增，他进而兵指波兰。将军们试图说服希特勒除非苏联承诺保持中立，不可冒险开战。但舍此他们再也无能为力了。另一方面，希特勒一旦得手，他便可以说服大多数将士，英法会袖手旁观，突袭波兰不会让德国陷入一场大战。

占领波兰后，将领们发现希特勒打算扩大冲突，在西线发起进攻。他们为之忧心忡忡，与希特勒的关系也再度趋于紧张。他们认为进攻的风险实在太大，也不相信有可能征服法国。但是他们的异议再次遭到压制，他们后来所谓要采取一致行动推翻希特勒云云，结果也是一事无成。要责怪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所作为显然也有失公正，因为即使将领们要反对希特勒，部下也不会响应。而且，在国家处于战争的关头，他们自然也不愿以叛逆者的面目出现。

面对将领的质疑，希特勒悍然下令入侵法国。侵法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希特勒应用新的战术和新式武器，而那些保守的老帅对此曾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希特勒将一名下级军官提出的一个极为大胆的新计划付诸实行。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法国军方所犯的大错，那是连他们也没能料到的。

当然，德军的能征善战是希特勒成功征服法国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正是由于希特勒突然莫名其妙的犹豫不决，才致使德军没能及时渡过英吉利海峡，一举大获全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军将领对胜利所作的贡献反而进一步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地位。胜利使希特勒在世人面前大出风头，胜利的桂冠没有戴到将军们的头上，而是套到了希特勒的头上。希特勒刻意为自己加冕炫耀，其内心也以世上最伟大的战略家自许，从此更是对将军权限内的事务横加干涉，更加无视来自军方与自己意见相悖的看法。

当得知希特勒有意入侵苏联时，大多数德国将领都深感忧虑。但就像许多专家一样，他们对专业以外的事情不甚了了，希特勒通过所谓的“政治情报”，让将领们确信俄罗斯的内在弱点将影响其军事力量，入侵苏联势在必行。侵苏初期德军战果辉煌，但这些战斗的胜利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们对俄军的抵抗能力有所低估，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德军指挥部内部对进攻目标存在着分歧。冬季临近了，明白人应当知道大军该稍事停顿。但莫斯科近在咫尺，希特勒和德军将帅都抑制不住进攻的诱惑。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发起猛攻，但取胜的机会却日趋渺茫。莫斯科的惨败对德军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然而希特勒却善于利用这次失败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因病辞职，希特勒取而代之，亲自出任陆军统帅。这一着不仅加强了希特勒的权力，而且将公众对战败的指责归咎于将领的失误。勃劳希契的解职就像一个将军因战败而引咎辞职，“因病”不过是通常照顾面子的托词罢了。对希特勒而言，这真是一举两得。

在以后的战争中，希特勒就能够把将领的政策建议置之度外，甚至直接否决军事指挥官的具体判断。若有人提出异议，他就让另一个有野心，热衷于进攻的军官取而代之，因为大多数军人出于本能都喜欢进攻。与此同时，武装党卫军(Waffen S. S)在军内的势力日益膨胀，纳粹的密探遍布各个指挥部，指挥官无不受到监视，军方的实力受到削弱。将领要想推翻希特勒，其成功的可能性日趋减少。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尽力执行元首的命令，或许也可以说尽力让这些命令早日产生恶果。有理由猜测，某些德军将领之所以乐于执行那些荒唐的命令，无非是想让希特勒的图谋受挫，从而尽早结束这场战争。